

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與外交

●吳英明／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局長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1957年生的，四年六班的學生，1990年我從美國回來台灣，過去長期住在高雄，也在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擔任教授兼系主任，那麼現在我在高雄市公教人力發展局服務，負責高雄市公務員以及老師的教育訓練工作，同時也是亞太公共事務論壇的執行長，台灣志願服務交流協會（IAVE Taiwan）的理事長。我過去主要從事有關非政府組織的工作，現在有一個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我主要長期從事的工作，今年九月還跟我們陳隆志陳教授一起到美國，拜訪世界各國駐聯合國的代表。

我想問各位，如果有一天你被我們政府選定為台灣駐聯合國的代表，你一定會想說：「哇！好棒喔，能夠到聯合國去工作」，其實到聯合國去參觀，沒有你們想的那麼難，你們下一次有機會路過紐約時，去看一下世界各國駐聯合國的代表，也許有些國家駐聯合國的代表，他們住的地方可能比你家還要爛，你知道嗎？很多的國家，尤其是小國，他們的辦公室也是小小的，常常裡面只有一個人，獨自在辦公室上班，你不要以為擔任駐聯合國的代表有多好，也許這個代表自己的國家不見得有幾百萬人，可能只有十萬人，甚至只有五萬人。但是他們有一個代表駐在聯合國，代表他國家的觀點或代表他的社會在聯合國內發聲，那是我們幾十年以來，從

來沒有經歷過的那種感覺。

我們一直想要有這種感覺，因為自己的聲音能被別人聽到，那是一種很真實的感覺。如果你是主修行銷學（marketing），你一定知道傾聽（listening）別人的想法是一項很重要的事。因為 We listen to each other.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We care each other. 這種人與人互動以及互相瞭解的模式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在開始上課之前，都鼓勵我們在座的同學，你們都比我年輕至少二十歲以上，我要讓各位知道，我不是學國際公法的，我也不是學國際關係的，我要利用今天這個機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傳達一個理念，幫助你們思考一些問題。簡單說，你想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如果有一個人來跟我說：「吳教授，我真的不想成為有影響力的人」那你必須仔細再問自己一次，我真的、我真的不想成為有影響力的人嗎？第二句話你要繼續再問下去，你如果真的很不想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第三個問題繼續問下去，我真的能忍受自己沒有影響力嗎？你是不是想成為有影響力的人？你是不是真的不想成為有影響力的人？那你能忍受你是一個沒有影響力的人嗎？這些問題如果你一直反覆地問自己，我告訴各位，我們會深刻了解，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會是多麼的自然、多麼的重要、如何的真實。我們既然

成為人，就必須要自然地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我覺得這個觀念與想法非常重要。

我告訴各位，也許我的身高可能沒有比你們高，或我的體重可能比你們重、多一點！但是，我告訴各位，我從小就立志要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真的喔！而且我深刻了解到一個道理，我的影響力絕對不是因為我有大學教授的身分而有影響力，或者是因為我很有錢才有影響力。有一次我去高雄醫學院演講，一位三年級的學生舉手問我說：「吳教授，你的影響力是因為你大學教授的身份才有，如果你今天不是大學的教授，我認為你並沒有影響力。」我說：「好，那明天早上十點鐘我們集合，一起到中山大學去，我帶你去看一群沒有影響力的教授。」你如果覺得要擔任教授以後才会有影響力的話，我們明天可以約在時間，到一所大學的校門口，我帶你們去拜訪幾位實在是沒有影響力的教授，這樣你知道我的意思嗎？事實上，大學教授的身份能夠確保你一定具有影響力嗎？我認為不見得吧！隨後，又有一個學生說：「我當醫生以後，我就可以成為有影響力的人。」我說：「好，明天早上我也可以帶你到長庚醫院，你去看看一群沒有影響力的醫生。」所以，我要告訴各位的觀念，今天台灣的年輕朋友，必須開始學習一種能夠跟世界接軌的、並建立一種新的互動模式，不要流於說我一定要有擁有什麼權力之後，我才擁有影響力。這是不正確的觀念。我覺得目前物質主義才是我們最大的負面殺手，總以為必須具備一定條件能力之後才有影響力，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對。但是放在你一生終極追求的目標當中，卻不一定是正確無誤的，這

點待會我會提供各位意見，該怎麼思考這些問題。

我要再度提醒各位，剛剛我問的第一個問題：「你真的確定願意過沒有影響力的生活？而且你相信過沒有影響力的生活，會讓你生活很快樂嗎？」就我個人的觀點來講，我不太相信這種說法。我記得我小時候，如果我身旁的好朋友跟別人講話，卻不跟我講話，我就開始忌妒別人。我告訴你原因為何，人人都希望被別人所尊重，人人希望別人都跟他有密切的互動，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其次，我也要告訴各位一種觀念，當我也擁有什麼的時候，才会有影響力的迷思必須打破。我問各位你擁有什麼才会有影響力？我可以舉出實例，太多人本身並沒有什麼財富或學識，只因為他擁有愛心、個性正直、追求自由與民主，卻使他在世界上產生很大的影響力。今天我看報紙，報導印度北部某一省，有一個富豪為他的孩子娶媳婦，花了將近五千萬的英鎊，約合台幣三十幾億元，邀請世界各國的貴賓參加，其中也包括美國克林頓前總統也是其中一位。我想問大家的看法，這位印度富豪的小孩結一次婚花費將近三十幾億台幣，他的影響力怎麼樣？我再問各位一件事情，大家聽過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另外一個人非洲之父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聽過沒有？事實上，他們並沒有三十幾億的財產，各位知道嗎？史懷哲在非洲蠻荒叢林中行醫達五十餘年，曾獲1953年諾貝爾和平獎；而李文斯頓在非洲過世的時候，非洲人不要讓他的遺體運回英國，因為非洲人相信李文斯頓是愛非洲人的，李文斯頓白色的軀殼回去可以運回英國，但他的心要留下來。我想問大家

史懷哲與李文斯頓擁有什麼？其實他們擁有的東西與一般人都相同，你要去看他們擁有哪些一般人所沒有的特質，包括什麼是正直的品格、對人類的熱愛、以及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今天我們在這裡討論，台灣如何進入聯合國或重返聯合國的問題，我覺得最根本與最重要的地方，在於各位同學想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如果你已經參加過類似的國研班，或是你具備好的外語溝通能力，然後你就對這個世界或社會有影響力，我認為是不可能的。你必須開始對人有看法、對世界的永續發展有看法、對人權（human rights）有看法，對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有看法，如果連這些基本的東西你都沒有看法，如何成為影響人類社會的人？假如各位每一天都過得很輕鬆或隨便、事不關己，例如台灣舉辦公投，有投或沒投都沒有關係，對總統選舉人的看法，也是選誰都一樣，反正一切不都是一樣爛嘛！如果你的生活天天都是這一種情懷或是這種態度，絕對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我發現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為止，真正在人類社會當中有影響力的人，幾乎都不是最會賺錢的人，那些有影響力的人，一定具備一些更終極（ultimate）、更高層次的特質。更高層次是指什麼？例如他對人權，他對什麼叫 freedom、什麼叫 liberty、什麼叫 legitimacy、什麼叫 justice 都具有相當豐富的看法。所以我要鼓勵在座的每一位學員，我講這些話，一點都不誇張，我將來一定是要聽你們的話，接受你們的領導，各位知道嗎？雖然你們現在這邊上課聽我說話，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最後我們還是

要依靠你們的。

我要讓各位知道，其實現在你們必須培養的，絕不是培養什麼叫好的生活品味，例如大家耳熟能詳國際知名品牌 Chanel 嘛？還有很多其他的國際知名名牌，不過你們的名牌我都不熟啦，像我們以前知道的名牌，現在都已經變成地攤貨。在我們以前知名的名牌像鱷魚牌（Lacoste），現在 Lacoste 到處都有，十幾年之前 Lacoste 哪有那麼多，有一次我穿一件鱷魚牌的衣服，還被人家笑，說我穿的那件衣服是仿造的，我問對方說怎麼知道是仿造的？他說衣服上的鱷魚頭彎錯邊了，鱷魚還會彎錯邊！要不是別人說起，我還以為穿的是世界名牌，我現在所指的絕對不是這種稍縱即逝的品味。各位年輕的朋友，台灣年輕人要對什麼事務有品味？我認為要對人權、對自由民主這種普世價值有一定的品味。各位一定要學習這種品味，要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人，不論台灣是不是在聯合國裡面，我覺得青年人應該要培養這種公的思想。這種公的思想，簡單來說，就是公共哲學。在我還沒開始談到正題之前，我覺得要先暖身一下，讓各位對公共哲學（Public Philosophy）這個非常重要的觀念有所瞭解。

我提醒各位年輕朋友一件事情，你們現在要開始能夠精確去區分（differentiating）一些事情，並開始建立公共哲學的思想。我經常問我的學生一個問題，我說為何你們要進大學？（Why did you go to university?），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對不對？我也很愛問學生們的爸爸媽媽說「為什麼你要送你的兒女去讀大學？」大多數的家長都說：「讀大學畢業以後，比較好找工作」我聽了之後，

反問說：「哦，你沒看過一些人讀大學畢業後還是失業的嗎？」對方說：「比較不會啦！」另外，還有另外一家長說：「隔壁的小孩都去念大學了，我女兒程度不輸給他，也應該要去讀大學。」我現在告訴各位，以前沒有所謂網路（Internet）的時代，也沒有什麼電子郵件（e-mail）或資訊的時代（information age），很多年輕人必須到大學去學習新知。但是現在很多以前沒有的東西，都被開發出來。我在此告訴各位，You don't have to go to university, you just be friend with professor and stay at home and do your own homework at home. 只要你每天上網路（Internet），然後有問題時找找教授談一談，你也能夠得到很多資訊，各位瞭解我的意思嗎？You don't have to go to university. 你或許會反問我，那設立university是要做什麼？從字面上來看，university一定和universe有關係，university要教你什麼東西？第一、進入大學以後，要具備宇宙般的格局，university它是一個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 set up seeking for universal truth就是幫助我們了解宇宙的真理。各位年輕朋友，當你想成為對世界人類有貢獻的人，你對宇宙一定要有個人的看法，一個對宇宙沒有看法的人，縱使每天上網、聊天、傳簡訊，這樣做對人類根本沒有用？university要教你第二個字，就是philosophy。現在的人覺得，以下這幾個字universe、university、philosophy，各位知道，它們的意義都是相關的！另外，還有另外一個字，也是連在一起的，這個字叫做logos，logos的定義就是指現在的-logy，-logy是什麼？psychology、

immunology、theology，這個字是什麼意思？英文字中後面有-logy的，都跟什麼有關係？什麼叫做philosophy？philosophical又是指什麼意思？一個人對於每天他的主張、他的知識、支持他的看法與價值觀，underpinning是指什麼？underpinning的value、支撐他的價值觀，支撐他的主張的價值觀非常清楚。其次，這個價值觀又跟宇宙的真理有什麼關係？換句話說Philosoph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universal truth.，也就是說，你是個有哲學思想的人，你到大學裡面You have to be more philosophical是什麼意思？be more philosophical的意思，就是說你更知道該去談價值觀，而且這個跟永恆的價值觀有關係？

我舉個例子，我們都講說台灣要進入聯合國，如果我們沒有準備（We don't prepare），如果我們覺得加入聯合國是我們的right，我們兩千三百萬人民的聲音需要讓國際社會知道，這種話大家都會說。如果台灣的年輕人培養更大的格局，開始對人類社會的事務有興趣，對宇宙的運作與宇宙的真理，開始關注的時候，你的格局就會擴大。我再舉個例子來說，我們中山大學大概在十幾年前，就決定要在校內，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安全、衛生、合適之環境及完善設備。我跑去問我的學生說：「你覺得學校為什麼還要花錢，增設一些坡道，提供身心障礙同學行的便利。」有一個學生告訴我說：「我們要可憐那些身心障礙的人。」第二個同學也跟我說：「我們要有同理心啊！」第二個同學比第一個同學的看法又高級一點。第三個同學他的答案跟前面兩位就不一樣，他說：「吳教授，那個已經不是可憐的問

題，也不是同理心的問題，你知道嗎？那個是人權！」各位知不知道，評量這個都市是不是好的都市，able and disable person對這個城市的感受應該是相同的。各位同學，什麼叫able？腳健、手健、勇健，而disable就是指身心障礙人士，對不對？如果身心障礙的人跟正常人使用都市的公共建設一項方便的話，這個都市才是個好的都市。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都市的一份子，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應該受到保障。如果我們想要參與聯合國的事務，我們就要從現在起培養公共哲學的思維。如果台灣人連公共哲學這種基本的思維，都沒有辦法建立的話，我們又該如何去說服國際友人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別人不會覺得我們講的話都是認真的。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趕快培養這種觀念，我們不僅要關心台灣內部的事務，也要關心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東帝汶（East Timor）等世界其他國家的事務，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課題。

還有一個重點，我要告訴各位，Be more philosophy，我發現我們E世代的學生，很多人責任感比較不足，生活也沒有紀律，除了上網這一項比較厲害以外，其他都不行。如果台灣年輕的一輩，沒有把我們的視野，從私領域拓展到公領域，那該怎麼辦？各位知不知道，公共哲學是指什麼東西？公共哲學主要的論述是每一個人必須開始訓練自己去關心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事務。例如你對住家附近的公園，有沒有什麼看法與期望？你不要告訴我說，你是多麼關懷人類社會，面對你家旁邊公園非常髒亂的事實，你卻沒有任何看法？或者，你對公共藝術有沒有什麼看法？你必須要學習、開始培養訓練

你對公共藝術的個人觀點與看法？還有，你對公共論壇有什麼看法？你對公民投票有什麼看法？因為這些公共事務都是非常重要的，每個人都應該關心。再過來，你將會發現「人類社會究竟應該有什麼樣的利益？」你對人類社會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又有什麼看法？你對這個公共倫理有什麼看法？甚至你跟你所選出立法委員的關係是什麼？又立法委員跟選民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一位好的立法委員是不是只要照顧他的選民就好？其他人民的福祉他都可以不管？各位同學，我剛剛所說的這些事情與規則，似乎在台灣都發生過，但卻還沒有被建構起來，瞭解嗎？

我會提出這類的問題，因為我發現大多數台灣人民個人的修身養性，跟社會公共領域的生活是分離的（disconnected），蘇格拉底（Socrates）曾講過一句話：他說：「成為一個好人和成為一個好的公民差別是很大的（There is a big different between a good man and a good citizen）」，台灣人千萬不要只沉迷如何成為一個好人，卻不在乎應負的社會責任，因為多數人認為自己不偷不搶，一切憑良心做事，已經符合當一個好人的條件。但是現代社會裡，這樣的標準並不夠，現代社會要訓練你們成為好人，還要讓你學習如何成為好的公民，不但是台灣好公民，也要合乎世界好公民的條件。基於以上的標準，我們必須塑造自己的公共哲學（build up your own philosophy in public sphere），你必須要build up 你對公共的哲學觀，非常重要。

我在高雄主持一個廣播節目，叫做高雄夜未眠（Service in Kaohsiung Harbor），是用台語和英語主持的節目，我所談論的

主題都與公共哲學有關，非常有趣。我們用英文、用音樂、用英文、用台語、用中文在討論公共哲學，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女孩子call-in說：「吳教授，如果我們只為了追求自由民主，卻導致我們社會的不安，進而造成沒有飯吃，該怎麼辦？」我說：「誰告訴你追求自由與民主，會讓你沒有飯吃？」，我問在座的各位，以前那些非洲黑奴如果他不追求自由與平等，在爭取自由之前都想說：「如果我擁有自由與平等之後，卻讓我沒有飯吃，該怎麼辦？為了保證有飯吃，我可以不要自由與平等嗎？」我要告訴各位，為什麼我一再地強調，各位必須對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什麼叫人權，都要自己看法的原因。當你對這些事務沒有個人主要的看法時，往往別人的一句話就會影響你的判斷，各位知道嗎？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人類社會從此便不能進步。你看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或是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這些人從來沒有教導我們說：「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每一項都顧好以後，我們再來爭取民主與自由，或再來舉行公民投票，否則千萬不要做！」這些偉人都說「Fight for freedom and liberty！」或「Sacrifice for lives！」過去沒有勇敢的人流血流汗，二、三十年以後，或兩、三百年以後，人類社會根本沒有辦法享受更高品質的生活。如果我們沒有宇宙觀的看法，你會說：「吳教授，光講沒用啦！」如果我為了自由與民主犧牲之後，今天晚上我的孩子馬上失去爸爸，那又該怎麼辦？如果你真的這樣想的話，那就算了。我會反問各位，今天你孩子有爸爸，爸爸可以回家吃飯，但也許再

過二十年以後，你的孩子還是會沒有爸爸的，因為人一定會死，這樣你知道我的意思嗎？今天如果台灣年輕人的思維方式不改變，我們怎麼成為有能力影響人類社會的人？

我不是告訴各位，現在我們就carry on our own gun去打敵人，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說，各位要對人類社會有個人看法，對人類社會要有關懷，對自由與民主更要有一種渴望（longing for liberty and freedom and human right and human dignity），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利用前面五十分鐘的時間，告訴各位這一件事情，你有條件可以成為有影響力的人。因為，第一我相信你可以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第二要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絕對不是你此時所想像的，先要擁有那些外在的條件，反而你現在所想像的那些東西，都不是成為有影響力的人必備的條件。

為何我說你們一定可以成為有影響力的人，因為聯合國需要你們這一群人。如果你們這一群七年級的學生進入國際社會之前，能夠接受很多薰陶，不僅學會更多的東西與更多的技術，還要在更深、更哲學的思維訓練上下功夫。只要各位在品格、在團隊精神、培養更深入的哲學思維上多加把勁，我保證台灣在世界舞台的影響力絕對是往上升的。不僅如此，我相信培養好的品格，有好的世界觀，對人權、公平、正義、自由、民主有深刻的看法時，你們絕對會在社會中成為一個正直有影響力的人。

最近有一群學生來告訴我，這是他們第一次要選總統，他們不知道怎麼選，我說：「選總統我也沒有很豐富的經驗啊，我才選兩次而已啊！」我先問他說：「你

怎麼看這件事啊？」我告訴他，美國有一個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把世界各國的政治民主狀況分做三個類型，包括不自由、部分自由跟自由。台灣1970年代以後，就被列為部分自由的國家，1970年代以前被列入不自由的國家，是因為其中主要兩項衡量指標不合格，一個叫政治自由，一個叫做公民自由。但是，自從1996年台灣開始直選總統之後，就成為自由的國家，在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兩項的評分上，達到二的等級。一是最高級的，七則是最低級的。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台灣在自由之家的評分表上，又往上升一級，政治自由上我們屬於第一等級，而在公民自由上則是屬於二。我非常期待一件事情，就是2004年這一次的總統選舉，看看能否全數變成第一。我比較不注重的是誰當選總統，但是我非常注重，國際社會怎麼看待台灣的民主發展？我告訴各位，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台灣這一次怎麼舉行公民投票，雖然有人用不同的方式放話、用不同的態度解讀公投的意義，但是我告訴各位，世界主流的民主國家最後都會說，台灣舉不舉辦公投是台灣人民自己的自由，他們並不會干預。我所在意的一件事，台灣如何追求民主與自由，與世界各國爭取民主與自由的態度是一致，都希望透過投票表達自己的意見。我實在不懂台灣內部怎會有一群人，包括一個是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另一位是喬治城的博士，他們過去怎麼讀書的我並不知道。他們先在立法院通過公民投票法，然後又發起支持者抵制公民投票，光是這兩個相互矛盾的動作，就讓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台灣笑話。各位要了解，世界各國都用宏觀的態度，看待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由於過去世界的運作秩序是由國際社會所主導，國際社會是什麼意思？就是國與國所組成的社會，國際社會是以國家、主權、公權力為主導的力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已經不再是純粹的international society。更進一步說，我們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的社會（global society）。全球化的社會當中，該怎麼去envision呢？我們生活在一個以世界為場域的社會，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環境中，有兩個特質是非常重要的，深深影響人類社會秩序的運作，千萬不可忽略。第一是移動力（mobility），因為在全球化之下，人們的移動力增強，包括資訊的移動力、資金的移動力、人員的移動力。另外一個則是穿透力（penetrability），例如有一個媽媽說：「我不要讓我的孩子接受到色情的污染。」那是mission impossible的事情，現在0204的色情電話隨便都可以弄得到。這種穿透力是無所不在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移動力非常高的社會，移動力非常快到誰都沒有辦法去停止，甚至還超過我們的想像。過去，人們最多只能透過電話進行溝通，現在幾乎什麼東西都可以溝通，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就談到全球化社會中，最重要的一項特色就是移動力（mobility）。我再舉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將來也許你會走入婚姻，每次晚餐之後妳可能會在廚房洗碗，或在客廳看電視，而妳先生可能會在書房裡面。你以為先生在書房裡面，沒有到處亂跑，覺得很高興，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其樂融融，你根本不會聯想到移動力，對你的婚姻有什麼影響？事實上，移動力的影響力無所不在，也許當妳在看電視的同時，你的另一

半已經在網路上認識一個新的網友。各位必須瞭解這個社會移動性的快速變遷，千萬不要以為目前所發生的世界大事，跟你本身目前的生活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另外，也因為移動性的緣故，世界分工體系必須重新排列，導致台灣傳統產業外移的壓力很大，目前台灣傳統產業還普遍存有一個錯誤的想法，認為未來台灣的傳統產業沒移到中國，肯定無法發展，雖然傳統產業移到中國，是不是一定獲得發展的機會，未來還不知道，無論如何，到中國發展是值得試的。國內業者的想法很簡單，卻忽略新的國際分工已經形成，台商到中國尋求發展，結果是表面上賺十塊卻不見得真的賺十塊，但是我們政府卻可能要花一萬塊，解決台商前往中國發展所留下來的問題。

因為目前是一個高度移動力的社會，如果我們補破網的能力沒有增加的話，這個社會永遠是紛紛擾擾的。在這個新的環境當中，有些人必須學習負他該負的責任，雖然有些人一天到晚主張自己的人權很重要，但事實上個人的權利常常遭到誤用。這些人不了解這個社會已經產生新的運作的方式，也忽略每一個人具有移動性（mobility）與貫穿性（penetrability）下所作的決策往往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問題。你們要了解mobility and penetrability的觀念，是目前最新的世界潮流，治理（governance）的觀念開始建構起來，governance 這個字體的概念，是governance without sovereignty，我們要如何治理這個社會，因為治理這個社會不能只靠政府而已！因為已經不可只靠政府來主導所有一切事務，如何透過governance without sovereignty,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從governance with or without governance，我們都要建構這些觀念。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需要有更深入的思想哲學，一方面培養我們治理的觀念，開始學習如何跟我的鄰居一起治理社區，也要跟其他的地球村民一起治理地球。因為這種新的治理模式，使得我們不再強調權利，反而開始強調責任（responsibility）。我的立論是這個樣子，任何人都可以用兩台飛機癱瘓世界的經濟，你也能夠用一台模型飛機上面載滿炸藥，然後飛到阿扁的辦公室引爆，這類一個人足以癱瘓任何一個都市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我再舉一個例子，社會上也許有些人因為身體因素比較不適合去結婚，但是當世界經濟開始產生分工模式時，婚姻市場也會產生分工的狀況。由於環境的改變，社會產生越南新娘的婚姻市場，目前聽說大概十八萬可以娶一個越南新娘，而越南新娘嫁到台灣之前，根本不知道對方有沒有身心障礙或是精神耗弱的問題。結果等到兩個人結婚，小孩子出生之後，發現孩子身體有問題，當這個外籍新娘看到她的小孩身體出狀況，加上她先生又有身心障礙的問題，於是有些越南新娘就藉故逃跑。於是政府必須介入，以納稅人的錢，協助這個家庭處理他們所面對的問題，這些以前都不會發生的事情，現在卻一一發生，為什麼？因為我們有結婚的自由，為什麼以前沒有外籍新娘的婚姻市場，我們所面對的社會問題好像比較少，而如今婚姻市場擴大之後，因為這一類異國婚姻所引發的家庭問題，我們必須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

我告訴各位，我們必須接受世界已經轉變的事實，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加上台灣

的民主制度，發達的資訊科技，台灣我們可以參與全球的社會。我們必須學習如何經營地球村社區，強化我們對全球治理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貢獻人類社會的愛心，還要有學習耕耘地球村的視野來耕耘台灣，並以永續經營台灣的行動解決地球村的問題。

全球化造成一個超國界的世界整體感，全球化包含下列四個非常重要的要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交通運輸科技跟資訊傳播科技，上述四者被綜合起來的結果，產生一種超越國界以世界為一體的潮流，這種潮流超越國界，不是無國界而已！國界被超越，但國界依舊存在。簡單而言，全球化指的是一種成長中全球相互的連結，或因世界社會與日俱增的依賴，全球化因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資訊化、交通運輸的科技而產生互動，它表現在大量的生產（mass production）、大量的消費（mass consumption）、大量的傳播（mass communication），跟大量的參與（mass participation）。具體言之，人類社會跟各種組織活動的空間形式，權力的運作，展現了跨國、跨區域及超越主權及超越國界的互動變化，它涵蓋各種公司部門組織、社會關係及生活制度間的互相的關係，在時間跟空間上強化與深化。而所謂全球治理可以說是以一種全球為場域及地方為行動的多部門跟多邊的共同治理，全球治理的概念已實質共存於地方、國家及國際等不同的層面。在此我們談到全球的治理，全球的治理是什麼？現在開始說世界的地方化，世界的地方化，與世界的在地化，在地的全球化，是一樣的，我們解決地方的問題必須要有世界觀、有全球觀。在全球的場域的當中，你會發現我們

必須學習跟世界上其他的非政府組織、其他的政府組織、其他這一種跨國企業進行更多部門、更多邊的共同治理，非常重要。從治理的實質操作面而言，非正式及分配性的治理體系漸漸取代集中式跟正式的決策，不再由國家或政府獨占一切，而強調政府與社會、民間社團的協力夥伴關係，所以才有所謂非政府組織（NGOs）與非營利組織（NPO）的產生。若從世界民主的治理層面而言，傳統的國際關係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首要的行為者，但在全球政治結構的改變當中，這一種所謂的多邊經濟組織、全球的社會運動、跨國的企業對世界的政治跟全球治理的影響與日俱增。這句話是指什麼？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之下，我們有更多元、更開放的全球的參與機會，面對全球治理的時代，現代公民對跨越疆域及超越國界的事務，應表現出一種真誠的興趣。雖然全球治理的形狀或結構根本，直到現在仍在形塑當中，但它對一國的公共政策跟公共管理已經產生一種奇妙的影響。世界社會在全球化的潮流當中需要重構一種治理的機制，所以我們的民間社團必須要學習成為新治理機制的夥伴具備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這種觀念。在 governance 這個觀念裡面，一再強調 multi-sectoral partnership，就是政府、市場跟公民社會，政府、市場跟公民社會應該結合在一起。所以將來你可能在政府部門工作，但是你同時也可能是在跨國企業工作，或是還兼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這都可能發生。

政府、市場跟公民社會，三大部門必須相互共同學習，讓這個地球變的更好，由於過去全世界都是經歷由政府主導的狀

況，而等到資本主義興起以後，開始由資本家來主導一切，但在全球治理的時代中，公民社會產生了這種新的治理，非常的重要。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向前邁進，所謂民主社會（democratic society）的概念也開始形成，代表一種 pluralistic dialogue、multi-sectoral cooperation、multi-track diplomacy and building partnership。你將會看到這個地方展現全球治理的精神，你也會發現我們的 local 也可以跟其他地方的 central，local 可以跟其他地方的 central，central 跟地方的 central，形成了一種地方參與世界、世界參與地方、中央參與地方、地方參與中央的關係。

有人對台灣這幾年的社會秩序感到紊亂，我認為這是因為新的遊戲規則還沒有形成，因為每一個人都覺得他很重要，都重要到沒有辦法跟別人合作，忽略與其他人或團體的互動。因此台灣社會便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很大的危機，其中，令我感到擔心的是媒體把台灣的現狀，形塑成一個亂象。我為什麼要主持高雄夜未眠的節目，我的目的就是要讓聽眾去感受全世界最好的電台節目。我認為我的節目，內容所代表著是一種堅定的愛、有一種利他的公共哲學，而不是在談人生的大道理。我告訴各位，台灣這幾年的現況並不是亂，是因為負面報導的結果，而不是失序（disorder）或混亂（chaos）。前幾天我遇到一位從阿根廷（Argentina）回來的朋友，我遇到他說：「台灣這幾年比較亂一點啦！」結果我的朋友說：「吳教授，你沒有去過阿根廷，你不知道什麼叫做亂，阿根廷的社會並不安定，在街頭上你不會看到有一家 seven-eleven 的玻璃是完整如初的。」從這些話所展現的意涵回來

看目前的台灣，事實上是台灣人自己把落後、紊亂以及負面報導都攪在一起，把自己弄混淆了。有一次我去保五總隊演講，一位高階警官舉手問我：「吳教授，我們台灣這麼亂，你覺得要怎麼做比較好？」我反問他：「保五總隊的任務是在做什麼？」他說：「保五總隊是在負責鎮暴工作的。」我說：「你多久沒有出去鎮暴？」他說：「很久了」。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很多人都說台灣很亂，如果真的台灣社會很亂，為什麼保五總隊的警察都沒有出去鎮暴？我再問各位一件問題，一個紊亂的社會，會出現幾種現象：第一、這個社會失去穩定的金融秩序，這個國家的經濟通常也是沒有秩序的；第二、你將會發現，在路旁常常會看到民兵拿著一支槍，或是常常看到血腥暴力或是救護車到處跑來跑去，在台灣常常看過這種畫面嗎？我誠懇的告訴各位一件事實，全世界只有我們台灣人在批評自己的社會很亂，你可以到國際社會上去問所有的人，相信沒人會說台灣很亂。

我無意過度美化台灣，但我必須告訴各位，你必須要培養一個公民 fair view，具備公正且不人云亦云的看法。社會上多數人犯了一個毛病，就是接受負面（negative）想法，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幾年自己是不是無形之中，被影響到以致於產生許多負面的想法。各位同學來到這個地方，我必須讓各位瞭解，不論是世界的或社會的、參與的大門已經為你們所開，你必須要開始學習參與，才可以影響人類社會；既然要讓各位更有責任感影響人類社會，怎麼樣才會讓你更有影響力？我認為就是 be more philosophical，而且 understand new governance、global

governance。全球治理跟以前的社會已經不一樣了，全球治理下的社會是一個能夠參與的社會。所以從現在開始不要再講台灣亂，你最多只能講說我們過去這幾年的生活非常負面。

台灣其實還不錯，各位朋友，你今天來上我的課，我告訴你，我支持台灣的民主，我會投給阿扁，那是我的事情，但是我沒有那麼強的intention要你一定要支持阿扁，但是我有更強的intention說你一定要支持台灣的民主，我們要了解台灣，不要給台灣打那種很負面的分數，也不要一提到台灣時，隨後就加上but、but、but，這樣對台灣的愛是有條件的。再者，為什麼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又為什麼像陳隆志教授這麼多人，陳教授是六十幾歲快要七十歲的教授，全世界到處跑。各位，台灣目前面臨一個困境，為什麼台灣正名運動變得那麼重要，為什麼台灣的主體性那麼重要？過去我們從小就被訓練成，失去自主性、主體性，總以為漂亮的東西都在國外，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我如果沒有明確指出來，各位大概都不知道我們都犯了這個毛病。我很少會聽到美國人說It's beautiful，接下來卻說It's like Europe。各位知道嗎？當你在國外說It's like Taiwan.與It's beautiful時，環境的確很美。但台灣人在台灣卻不是這樣想，也許我們在台灣看到美的東西時，總會補上一句「像不像國外？」難道台灣的現況，真的是這樣子嗎？年輕的朋友們，我們的主體性一定要建構起來，主體性絕不是狹隘的地方意識，當我面對全球化的趨勢中，你必須要在地方生根，當全世界都變得一樣時，你更要在自己的地方生根。

接下去，我們來談談大規模的分工、大規模的生產、大規模的消費、大規模的資訊傳播、大規模的參與，又是什麼意思？我要讓各位瞭解，未來每一個國家、或每一個社會都必須要分工，該怎麼樣進行分工？首先必須要注意策略聯盟，也必須要注意到儉樸的生活跟生態的問題。現在我們要建構的部分，叫做生態的決策觀（ecological decision making），我們必須要建構這一種生態的決策觀，非常的重要。台灣的年輕人對生態、對永續的發展要有看法，也要有行動力，地球只有一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你我都是地球村民，每一個人都要負責任，保護地球。最近世界各國或是國際組織，不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或聯合國（UN），開始注意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這些國家。因為這個區域集結了世界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這裡，這個區域又以中國大陸是十三億人最多，我跟你說最近發生的一些什麼禽流感，它的發源地都是中國。世界衛生組織開始講重話了，因為現在中國的內政或是中國的衛生問題，不再是中國的問題，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問題，因為移動力快速擴散的緣故。如果沒有這個移動力，什麼都不用談，只要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但是現在你會發現，為什麼全球治理的時代來臨了，區隔的工作愈來愈困難。一方面不能干涉人家的內政，但是一方面明明是對方的內政事務，卻又跟其他國家的內政息息相關。這種一國衛生內政，也會影響到其他國家衛生內政的情況，凸顯這個世界已經複雜到必須用單純的方法來處理問題。所以，我決定過儉樸、簡單、快樂的生活，雖然我參與很多的公共事務，參與很多的國際事務，也參

與很多的政治的事務，我知道我要支持陳水扁，但是我很清楚告訴陳水扁總統，我更支持台灣，我不僅支持台灣，也支持自由民主，這是我一貫秉持的原則。

聯合國是最大的國際性組織，也許你會認為你在聯合國內大概無能為力能做出什麼事情，我告訴各位千萬不要覺得你無能為力。事實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Annan）他也會覺得無能為力，不僅如此甚至美國總統布希（Bush）也會覺得無能為力，千萬不要把自己想的太渺小。最近我們知道有一個論壇（Forum）叫做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在印度舉行第二次的論壇。我告訴各位，其實World Social Forum，還有其他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與network organizations。因為現在遍佈全世界的組織，都講求網絡（network），各位知道嗎？因為我負責亞太公共事務論壇，我們也設計一個網絡，剛開始我找了一些朋友組成亞太公共事務論壇，不過真正的夢想至今還沒有實現。我本來的夢想來自於我小時候就存在的一個感覺，為什麼每一次都要去參加別人的活動？為什麼台灣老是覺得參加國際就很驕傲？為什麼不會讓台灣把參加國際組織視為一件很平常的事？雖然亞太公共事務論壇在台灣表現非常好，但是這種運作的方式並不是我要的，我認為台灣可以為世界創造一個新的非政府組織，總部設在台灣，這是我的夢想。

思想要遠大一點，思想偉大一點並沒有那麼的困難，如果你讀過2003年1月份的讀者文摘，書中介紹歐洲現在一個很有力量的一個組織叫做People in Need Foundation。這個是由波蘭幾個大學生，

他們來自不同的科系，有生物系的學生，還有什麼電機系！在1996年還是1997年時，看到亞美尼亞大地震的發生，電視中傳來亞美尼亞百姓嚎啕的畫面，他們三人覺得雖然波蘭也很落後，但是比起亞美尼亞災區人民，他們覺得自己非常幸福，於是他們決定為災區民眾做一些事情。第二天他們開始行動並組織一個叫做People in Need Foundation，目前這個組織是歐洲非常有名的一個基金會，他們為世界社會創立一個非政府組織，足以影響整個人類社會。再者，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也是一樣，1993年，一群人包括幾位律師，其中一位德國律師叫做Peter Eigen，他覺得未來全球化的社會，資金將會在世界各地到處亂跑，如果每一個國家還允許貪污行為的話，那麼因貪污所造成的後果會令人無法忍受。他認為德國人做生意，沒有給人家塞紅包的習慣，但是一些從俄羅斯（Russia）、中國來的人，透過塞紅包賄賂以獲得利益，這是不好的事情。於是他們開始推動世界透明運動。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組織的時候，覺得非常有趣，台灣在民主化的當中也需要世界透明組織，我們也跟世界透明組織的亞太工作人員很有來往，2000年我到巴西的時候，世界透明組織的主席剛好也去，那次外交部高英茂次長也去。我建議高次長說，台灣一定要成立這類的組織，代表台灣的民主化也很有進展，台灣對世界也有貢獻。於是我回台灣後，找了一群教授包括政大施能傑教授，還有黃榮護教授、余致力教授等推動與世界透明組織接軌的工作，同時成立台灣的分會。組織一旦動起來後，大家就會有召集一群人，願意為世界問題尋求解決的人，合力來解決問

題，而不是一天到晚躲在旁邊，說我欠缺資源或能力，無法積極參與。

我問過我的學生：「你有什麼美夢？」其中有一個學生很好玩，他說：「老師，我的美夢是大學趕快畢業。」我說：「大學畢業不需要作夢，那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天天睡覺，四年以後大學就自然畢業了，哪有人說大學畢業是美夢？你知道大學不需要作夢，那個用混的就可以畢業。」還有一個學生跟我講：「老師，我希望遨遊世界。」我說：「遨遊世界不需要作夢，你只要去做菲律賓女傭就可以遨遊世界了，我不騙各位，我們家以前的印尼來的女傭，後來他去阿拉伯兩年，然後再去新加坡兩年，隨後又回到台灣之後，又去韓國，最後又去香港。你知道他一輩子幹女傭，來我們家三年，前幾天他打手機給我，告訴我說他現在人在日本，他告訴說他在日本的生活很快樂，你知不知道當女傭就可以遨遊世界了，那不需要夢想。各位，雖然這些話聽起來很像是玩笑話，但我不是跟你開玩笑，我只是告訴你必須開始學習思考公共領域的問題。接下去，我介紹願景（vision）這個字，我說vision這個字非常重要。這個字也可以稱為視野，或是使命、意象。簡單而言，說一個人有使命感、有願景、是怎麼樣？表示他有一種神聖的不滿足感，神聖的不滿足感是什麼意思？就是對於共同的好有一種高度的敏感度，我們太多的不滿足感都是不神聖的，譬如說環遊世界，這是不神聖的。我們需要培養一種神聖的不滿足感，神聖的不滿足感是從對公共領域瞭解開始，對人類社會要有使命感。

今天上這堂課的終極目標，是培養各位一種神聖的不滿足感，我希望你跟我一

樣，共同培養一種神聖的不滿足感，你必須要有一套價值系統。什麼才是你這一生中真正你願意追求的東西？追求的結果絕不會令你失望、對人類社會也有幫助？有人問我說：「吳教授，你的人生有沒有什麼目標？」我說，我有兩個目標，Number one is because I am a Christian, I am the elder in the church. teach Sunday school every Sunday morning, I have class, whole class about sixty beginner! being a Christian、being an elder in the church, you know I know that gospel is the best in our lives, 所以我每天都在傳福音，真的很好啊！第二個是什麼？我要make sure one thing台灣繼續的民主化，這是我要make sure台灣繼續民主化。我們要為世界人全人類社會做一點事情，我猜你現在已經很少、或已經沒有聽過別人這樣跟你講這些道理。我今天跟各位講的每一件事情，跟我平常在跟我姪子講的一樣，相同的道理。我與我姪子一年才見兩次面，但是他崇拜我，他沒有辦法不崇拜我，因為我真的實在是太棒了。我帶他去玩啊、帶他去夜市啊！我就常常跟我姪子講，be a real man first because you are a man，各位瞭解嗎？除了真正做男人外，還要學習當一個好的公民，對人類社會要有熱情。你一定要相信你能夠做偉大的事情，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才幹，不要去跟人比較，我從來不跟人家比較，你知道現在大學裡面，老師都有很大的壓力，每一個教授現在壓力很大。我們現在搞一個規定，叫做SSCI還有TSSCI。將來你們都要進職場工作。我告訴各位一件事情，現在每一個教授回來學校教書，當他進台大時，台大的人事室一定會告訴他：「這個表格給你，你要怎樣才能夠升等，又需要

幾年，分數怎麼樣打，哪些成績是幾分，都要事先告訴你。」比如說假設一位教授，她是一個音樂家住在高雄，她知道高雄縣茂林鄉很需要音樂老師，於是她每個禮拜六，自己開車去茂林國小，教茂林國小小朋友合唱團唱歌。經過三年的努力，那個合唱團得到全國國小組的第一名，這名教授好高興，他回到他任教的中山大學，把獎狀拿給中山大學的校長看，然後說：「校長，我去指導一個社團，他們得到第一名！請問一下校長，這樣我可以得到幾分？」校長就把那張表拿出來看一下，他說：「根據這張表格，你得零分。」我請問各位，這位教授教小朋友唱歌，重不重要？另外我有一個學生，他得到憂鬱症，竟然想要鬧自殺，我是她的老師，於是我就陪他鼓勵他，幫助她，帶領她走出陰霾，結果他不僅沒有自殺，三年後還考上研究所，各位知道我花費在她身上很多的時間，就在他考上研究所，我身為她的老師，我拿著那一張成績單，跟我們校長說：「校長，你知道我的學生，以前鬧過自殺，你也看過這個消息，可是他現在表現很傑出...」校長說：「吳教授，你很了不起！」我說：「校長，我這樣幫助學生，我可得到幾分？」校長看一下那個表裡面說：「吳教授，很對不起，裡面沒有寫這一條，零分。」我現開始要帶領你們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意涵，將來你會進入不同的職場，職場內有很多的遊戲規則並沒有辦法反應你工作上的表現，你如果深陷職場的時候，你會忘記你的使命是什麼，比如說你會忘記說，我為什麼要當個大學教授，你也許會忘記說我要成為一個老師的理由為何？你也許忘記成為一個獸醫的理由，各位瞭解嗎？我常常告訴我的

學生們，今天你來參加營隊活動，千萬不要忘記你在這個地方所遇見的朋友，你千萬也不要忘記你來這幾天所得到的感動，**never and never forget**，你必須要持續這樣子、這樣的能量。我告訴你，你很少會看到一個大學的教授，像我這樣不會唉聲嘆氣。我覺得我要全人發展，我是九年一貫的執行者，我相信大學的教授也必須要全人的發展，非常重要，不然你以後進入職場後，每天受限於職場的遊戲規則，把你搞得好累好累！我按照政治學的原理，開始設立非政府組織，我知道國際關係非政府組織的設立是個趨勢，也因為我相信社區總體營造的重要性，對民主政治的肯定，結果做得很成功，我出錢出力，很成功，覺得好高興。以後我們可能必須做很多的事情而這在職場上是沒有任何利益的，也許你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但卻是非常重要。因為這凸顯了你對生命的看法？你對你自己國家的看法是什麼樣？你對於自由民主的看法是什麼樣？你對於人一生成就的看法又是什麼？我鼓勵各位過個正常的公民的生活，有自由民主的品味，那是一件非常浪漫而且非常愉悅的事情。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喜歡讀傳記，你知道嗎？雖然我讀的不是很多，但是你知道嗎？現在像我四十七歲的人在讀傳記，讀到流眼淚、會去感動的人很少了，我雖然已經四十七歲了，但是我的心靈還是像十七、八歲的小男孩一樣，我不會騙各位，我也受感動！你知道嗎？很感動就去做啊！不要深陷職場的漩渦，你必須經常 **be more sensitive to the need of the public**。不要忘記，真的不要忘記！最後我再一次鼓勵各位，思考我要怎麼樣開始過一個神聖不滿足感的生活，對公領域開始有不滿足感，

就這樣子，還有一點點時間，找三、四位同學起來分享一下。

【Q & A】

學員：

吳教授你好，我是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班的學生。因為我曾參加過一個有關族群差異的研究計畫，就是針對外籍新娘做一些他們的人權，以及他們在台灣生活狀況研究。我發現到台灣社會的外籍新娘，往往依附在比較中低收入的家庭，甚至是一些家庭可能還有精神耗弱的病人，以許他們父母或丈夫就是精神耗弱患者，看到這個狀況我就很擔心，究竟我們該如何保障外籍新娘的人權，他們的人權到底要如何來保障？那還有一點，我們還要保障社會這些精神耗弱病人的人權，我們要如何在這上面取到一個平衡點？其次，針對第二個問題我想請問吳教授，就你所認知正義的觀念，是指什麼？誠如John Rawls正義論裡面所說的分配的正義，我們要如何在台灣社會中積極地落實？

吳英明教授：

這兩個問題很好，我想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麼？

學員：

其實我真的找不到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兩個問題。外籍新娘嫁到台灣來，應該說台灣社會真的需要他們，台灣家庭也需要他們，但是他們來台灣以後，那個家庭並沒辦法善待他們，又導致另外一個社會問題的發生，甚至還有健康上的問題。我們沒有一個答案出來，我們只是做了一個系列的研究資料而已。

吳英明教授：

這位同學剛剛談外籍新娘嫁到台灣社會

來所凸顯的問題，沒有找到答案，各位現在該怎麼辦？如果純粹從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紀登斯他曾說過：「在全球化的趨勢當中，其實一個國家面臨了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是政府核心能力的再建，但是政府也從中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永遠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導致一個國家的社會服務跟社會福利的支出一定會增加。」實際的狀況就是如此，各位有沒有發現中產階級的地區較不會有外籍新娘，但越是漁村、農村的地區，外籍新娘的人數就越多，這要怎麼辦？各位同學們，告訴我答案吧！現在開始談到正義的問題，有人會說為何我們的資源要分配給外籍新娘，對不對？也許有些人會說不要娶外籍新娘不就好了！同學你覺得呢？

學員：

我覺得真的很為難，其實農村地區往往需要比較多的人手，外籍新娘正好可以彌補人力的需求。我們本來就跟老師也討論說，如果有身體健康的問題，如精神耗弱病人宣導節育這個觀念會不會比較好？但問題是，這些政策往往跟他們的經濟狀況背道而馳。坦白講，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學員：

我覺得如果外籍新娘是個趨勢的話，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阻擋這個事情發生，如果社會接受這個趨勢的話，就像老師剛剛講的，社會福利的支出必須隨之提高。但另外一方面或許再教育社會大眾能夠以平等的態度看待這件事，這樣也許是從根本做起最好的方法。

學員：

我覺得可以辦一些外籍新娘的小團體，

能夠透過教育去改變他們。我是想說，以外籍新娘的立場來講，教育孩子的問題其實也是很大的，我覺得可以針對外籍新娘的幾項重要需要，提供必要的協助與教育。

吳英明教授：

針對外籍新娘的問題，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去年我參加台菲論壇，就是台灣跟菲律賓的論壇（Taiwan and Philippines NGO Forum），菲律賓的外籍勞工很多到世界各地。各位知道嗎？菲律賓的勞工出外工作，為菲律賓一年賺進幾千億的外匯，但是菲律賓政府研究這些到外國工作的勞工，發現這些勞工們為了家庭生活、改善家庭的經濟離鄉背井出去外面工作的時候，他們的家裡也發生很多問題？他自己的家庭或她的孩子需要在別人照顧，也需因為出外工作者她的先生很寂寞，所以又找了另外一個女人進入他們的家庭，這種狀況各位瞭解嗎？我不是說必須透過宗教來找答案，各位有沒有發現，例如說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not be separated*，有沒有發現這種現象愈來愈普遍，以後你們要怎麼樣來看待與處理？每一個人的移動力都增加，也許有一天你先生說：「總經理今天找我去，明天就要派我去哪裡就任新職。」不要光講先生，也許以後你太太回來跟你講說：「總經理因為我會講西班牙話，公司在中美洲有一個職務缺，我去中美洲工作，你來照顧家裡兩個小孩，好不好？」這種機率發生比率高不高？我相信一定很高。我再問各位一件事情，先生跟太太沒有經常在一起，第三者進入婚姻的機率就很高。各位年輕七年級朋友們，你們要選擇什麼？我認為你們要比我們這些四年級的更要有哲學觀啦，因為這

個世界的流動性太大了，穿透力也太大，你如果沒有一種更高尚的價值思維指導你這一生的話，我跟你說 *you end up with nothing*。我們必須去思考究竟婚姻該如何經營？因為你們將來會被自然拆散的機會非常大。

學員：

因為之前有一堂關於婦女議題的課程，也討論到這類問題。課程中老師有提到一點，因為全球化的影響，致使企業外移的情況很多，可能會導致一些地方有比較高的失業率，或者是說也有一些情況變成是婦女在家庭的生活上會變得很空虛，然後老師也有提到有關性產業之類的東西，老師最後強調整個問題其實是環環相扣的。後來，那個老師覺得說，她覺得北歐福利政策做的最好，尤其她提到北歐人生活的習性，他們討論說怎麼去教育小孩子，讓他們的男性跟女性有一些比較明顯的不同。比方說在小時候，他們就鼓勵讓女孩與男孩在傳統價值觀上的角色互換，比如說他們鼓勵女孩出外探險，而讓男孩多跟女老師相處多瞭解女性的一些特質，或是男性吃飯時能獨立些，而不需要女性的協助，因為北歐女性與男性一起吃飯時，男性需要什麼通常是習慣性不說話，而由女性去服務伺候的。所以，從這個例子來看，我覺得應該可以從教育方面著手來改善剛剛老師所提到的問題。

至於外籍新娘可能是因為進入中低收入戶家庭，或者是說涉及到外籍新娘的人權問題，其實我覺得這裡還有一點值得去討論的事情。台灣社會其實存在很多外籍人士，不管是企業主請來的白領階級，我們從來不會說他們是外勞。再提到一點，之前有一位知名DJ，大家都知道他叫巧克

力，他只不過因為染梅毒，台灣有個非常特別的立法，就把巧克力驅逐出境，我認為我們應該思考一下，台灣人所謂的人權是什麼？我們平時是不是也存在著一點外籍人士的歧視問題？所謂的外籍新娘的這個問題，我覺得是時事所趨的問題，那就好像是我們討論金融改革的問題。例如，我們通常會討論產業外移可能跟一個國家的經濟或者是金融產業息息相關。誠如老師所說，如果台灣很亂的話，我們的金融秩序會崩潰，金融崩潰的話，就可能出現很多銀行倒閉的問題。一間倒閉銀行對我們後來的生活，會影響到什麼樣的狀況程度？政府為避免金融秩序發生問題，必須把納稅人的錢投入那個市場去導正，最後就變成大家必須共同來承受一切的後果。大家有沒有去想過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所以我覺得要解決這一部分的問題，其實應該去從最根本的東西做起。因為外籍新娘的問題，所隱涵的意義與我們解決金融危機所面臨的問題，在意義上是有點類似。所以我覺得應該讓市場機制去主導，外籍新娘的問題也是一樣，有些人會主張說透過強制力的執行，不准這些人與外籍新娘結婚。可是現在社會有這方面的需求，就會產生供應，外籍新娘的需求是無法消滅的，現在連烏克蘭的外籍新娘都有了，不一定要選菲律賓的或越南的對不對，應該要讓他自由進行淘汰。我相信人有學習的能力，經歷幾次失敗的案例，台灣人自己也就學乖了，我並不擔心這樣一個問題，以上是我個人的想法。

吳英明教授：

我覺得說先不要急著為這個產業做價值判斷，先做做、先看看事實是怎麼樣，剛剛大家都講壞的部分，那可是我們現在如

何開始面對呢？台灣的需求在哪邊呢？今天的情況由於在農村、漁村，有些男生想說：「我今天自己就是這種狀況了，會有台灣的小姐喜歡我嗎？」那怎麼辦呢？當然這婚姻市場的機制自然就出來，我之前看過一個說法，就是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啊！就是說 **be proud of your hometown**，要對你的家鄉、你的出身感到驕傲，認到自己的出身，而不僅僅是說要吃飽。

學員：

我想問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問題，教授參與很多國際事務，然後也參與台灣非政府組織跟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接軌。就老師的看法而言，那些部份是強調具備專業知識的。其次，台灣國內政治這麼的分歧，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社會接軌？或者說以我們加入聯合國為例，我們知道台灣要加入正式的國際組織有相當大的困難，那我們一直用非正式的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從事第二軌或第三軌的外交，會不會讓台灣只能維持在第二軌或第三軌外交，不能到第一軌的正式外交層次？用這種技術策略方式會不會反而讓台灣走出去的路有侷限性？

吳英明教授：

我做一個 **ending**，關於外籍新娘的問題，不是我從事的研究，我只是提供我個人的經驗。我經常忘記我是一個學者，我也忘記我是一個誰，而我卻經常想到 **I am one of us**。就是這個樣子，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有這種反省能力，因為在 **one of us** 的思維中，你就會覺得我們是一起要好好過生活的，不管你是外籍人士、外籍勞工或外籍新娘，我覺得接受 **I am one of us** 的觀點就對了，絕對不是 **one of you**。這種觀念對我而言，使我覺得我從民主政治理論

當中，體會到怎麼樣跟人家組成一個生命共同體，這很重要，特別是生活在一起的時候。所以，我才要鼓勵我們年輕人，在台灣你要學習one of us的精神，以後若有機會你到國外時，你就會發現別人也跟你一樣。you are one of us！這種感覺是非常好的，我覺得我們可以用生活來實踐這個理念！

第二個，關於對外籍新娘的教育訓練，現在很多非政府組織，其實都有做這方面的工作。如果你沒有時間參與，至少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提供非政府組織串聯資源以解決問題，這也是公民在社會裡面要學習的事情。因為政府不可能辦所有的事情，過去我們都會落入批評政府無能的一個心態，認為政府無能才要求民間參與。這種的心態的背後，凸顯我們過去參與的公共事務太少了，現在我的心態想法改變了，因為現在我們是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你會發現政府做不來的事，我們就協助政府一起來作，政府變成是one of use。現在是一個民主的時代，過去是因為人民沒有參與，所以那時政府是個黑箱的政府，是個合法性低的政府，這是難免的。現在開始，你要學習working，governance with跟without governance，這個觀念我們一定要建構起來才行，這樣你與政府敵對的態度就非常低。

最後，我並不是什麼非政府組織的專家，我是一個實踐者。我是學公共管理的，在我過去工作的經驗中，我的確是帶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到世界各國南征北討。現在由於年紀老了，比較沒有體力這樣作，但是我始終覺得代表政府出去的時候，心理障礙要排除掉，我強烈主張出去

外面經常跟人家談自由與民主、多多關心別人，不要一天到晚強調說「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有時候這種問題，不需要每次都跟國外友人談論這些問題，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啊！不過，你一定要表現出自信、優雅的態度，這是非常重要的，自己不要先假設對方對我會有什麼看法，也不要假設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他們會要求我們怎麼解決。告訴各位，你們要開始建構一個信心，不能夠一天到晚問人家說「你覺得台灣怎麼樣？」各位知不知道，我們很喜歡問人家這一類的問題，那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另外，也不要一天到晚問人家，特別是問美國人說「如果中國打過來，你會不會幫我們？」我告訴各位，你問你自己就好！如果你的鄰居有一個人經常被欺負，而你是一個正常、有正義感與自由民主觀念的人，你會採取什麼樣的步驟？我還是鼓勵各位，要積極培養自己具備世界觀，對自由與民主有更深的體認。

至於有位學員提到人權的問題，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需要人權，但有時卻對人權的看法跳得太遠。我發現台灣的年輕人，在談人權的過程當中，一定要避免這個主觀的看法，當我們對基本人權都沒有興趣的時候，請你不要再跟我談比基本人權更高一階，或更具擴大性的人權。譬如說同志之間的人權，現在的年輕人告訴你，他根本不會去想有關言論思想或集會結社自由的問題，他不在乎，他僅是在乎我們同志沒有享受到基本的人權。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有一天你會發現你對人權概念的失焦，你對人權概念是沒有根基的。我們應該先學習基本的東西，把基本概念學習好後，有助於我們分析事情更中立。我們必

須去瞭解自由建構的基礎，乃建構在 power and rights 上，簡單說就是建構在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我希望你們作一個不僅有 freedom 的人，也有 liberty 的人，你知道喔！多美的事情，一個有 freedom 的人是「我有權利做什麼、就做什麼。」一個有 liberty 是「我有責任為別人付出什麼、就付出什麼。」多麼偉大的

情操，兩者我們都要學，年輕的朋友不要太強調 freedom，你還要必須要學習 liberty，這是非常重要的。最後，祝福大家，下一個學期都愉快，為人類社會做偉大的事情，謝謝，多謝！（此講座內容發表於2004年2月13日，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由涂若筠、蘇芳誼紀錄整理）

◎